

離文
嵐女



林嵐

中大畢業，師承張義。從事女紅，木工，創作，教育。喜歡人類，更愛萬物。喜歡合作，享受獨處。不愛分是非，只愛思考，漫遊於理性和情性之間。



檳城拾憶記（二）

四十多天了，心情雖然不能完全平伏，但是總算開始坐下來整理一下思緒，也要完成丟在一旁許久的的工作。答應要寫的外遊經歷在新的衝擊下又多了些想法。

這次的佔領街道行動，始於政治訴求，後來慢慢成為對近十年來社會劇變的討論。由於對佔領區商舖生意有巨大的影響，使焦點再次放在滿街金鋪、高級品牌連鎖店與小店對峙的局面之上。小店初時叫苦連天，後來的民間撐小店活動逐漸又把生意拉了回來。反而連鎖外資仍然揚言要撤離香港，當然有人拍手稱好，希望租金可以下調，香港街道商店的種類可以重整。

回想檳城，尤其在七月鬼節，滿街充斥著傳統風情，拍攝民初片的街景（圖）也沒添置太多佈景。離開之前，有人問我去了光大（檳城最大的商場）嗎？我才想起那兩個星期一直留連在街頭各小店，覺得沒有必要去大商場，也沒有去那些官方推薦的旅遊名勝。

儘管古城的範圍不大，每天都走在幾條固定的街道上，偶爾穿插在小巷中，總會巧遇不同的小店把我暫留片刻。記得有次忽然而至的陣雨讓我在小咖啡館內逗留了三個小時，當然不只是喝咖啡，而是從年青店主的代賣少數民族公平貿易的編織籃子（圖）聊起，說到他改造老房子的經歷，再參觀了整幢老房子。從天井改裝成的室內庭院走上只容一人上下的樓梯，再看那連接臥室和客房的走廊，驚嘆於樑柱上的白蟻舊窩。從小傢俬到木房間隔，無一不記錄了他和女友第一次做木工的汗水和討論不休的口水。可惜，兩年前本來廉租來的破屋，隨著檳城旅遊業日漸發達，業主卻收回不再租給他了，因為再租出去可是幾倍的租金呀，或許賣出去更可觀。我幸運地在關門前八天還可以吃得上女主人親製的蘋果金寶（Apple Crumble）。小店總是有自家招牌貨！

另一件事，回來後，我在臉書上得知當時所住旅館要被罰款並且面臨關閉，主因是舊屋子裡保留的木樓

梯。天哪，那可是我在旅館裡最欣賞的建築遺物，扶手上的陳年光澤可不是一時三刻可以仿造的；舊式木樓梯的每個駐足之處都是理性的考慮，顯現檳城的傳統文化，那樣的文化遺物居然要被拆才能通過消防條款？何況小店共兩層，上層最多不到八個的宿位，寬敞的走廊，容得下三人並行的樓梯，不到兩米就可以爬到隔壁牆的露台，火警逃生真得那麼難嗎？但是迂腐生硬的政府政策卻容不下這種家庭式小旅館。陳老闆以年青設計師的專業眼光投資在裝潢上，成功地保留了舊建築的特色，使外來人也有機會欣賞古城舊貌，反觀左右鄰居，左邊是打工的印度人，右邊住的是對面按摩店裡中國內地來的女按摩師，那些屋子沒有裝修保養，顯得破落不堪。適當的民間經濟投資的確可以使政府減少公費開支，也營造了多元化空間。馬來政府鼓勵年青人以旅遊創業回歸檳城，可是卻不在政策條例上鬆綁。回想過去的香港，我們拆了多少戰前戰後的樓宇，現在連創意產業也要集中在政府統一規劃的樓宇內，真是可笑亦可悲。

這次佔領事件尾聲，香港政府忽然開口，要幫年青人解怨氣，助創業。從以上各事例看來，一連串政策的制定，體制的改變和公民的教育，其實都有著連鎖效應，缺一不可，亦非政府主觀願望可以完善。唯一肯定的是，不要老是金錢掛帥，沒有文化的銅臭窩實在呆不下去了。這次運動所帶來的覺悟又何止只是在政制議題。▲

